

西柏林观清宫廷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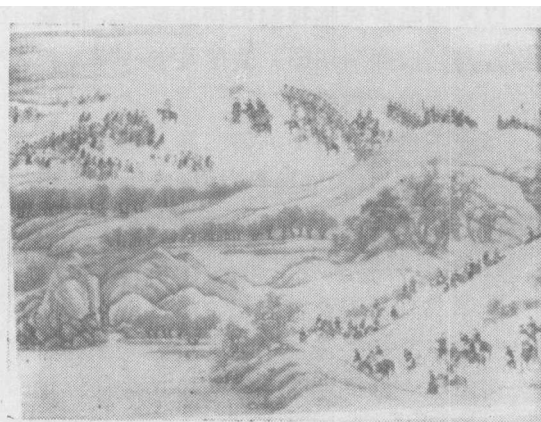
聂崇正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十八日，在西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展览馆举办了“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展览是西柏林“地平线八五”世界文化艺术节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届文化艺术节以东方（包括中国、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艺术为主题。除去古代艺术品展览外，还有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等项目的汇演、交流与座谈，内容丰富多彩。主办者为使欧洲观众能够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在“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名为“欧洲与中国皇帝”的展览，展出了五百多件欧洲人撰写的有关当时中国情况的书籍、信札和他们创作的有关中国的油画、水彩画、铜版画作品以及中国的绘画、书法、瓷器、铜器、文献、书籍等实物。这些展品能使观众从较为广阔背景下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与中国的交往。这一展览与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其设想是非常好的，值得借鉴。

“欧洲与中国皇帝”展览的展品是由欧洲很多国家提供的，包括西柏林、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丹麦、荷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由于“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的展品侧重于清朝的宫廷文物，故“欧洲与中国皇帝”展览也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展出内容。在展览中有相当数量的清朝宫廷绘画，有些作品笔者只见过印刷品，有些则仅有耳闻，这次能得见原作，欣喜之情，不可言表。现择其要者作一介绍，以飨同好。

王翬等画《康熙南巡图》第四卷。该图共十二卷，其中第一、九、十、十一、十二

卷藏于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中展出了三卷），第三卷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二、四卷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第七卷原为丹麦某私人收藏，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何慕文（Maxwell K. Hearn）先生告知，去年又为加拿大某私人购藏，其余则下落不明。该图第四卷为绢本重设色画，纵68厘米、横1,562厘米，卷首有楷书题记八行，文如下：“第四卷敬图皇上经红花铺入江南境，迂道至邳州，躬问水荒，蠲租赐复，百姓莫不稽颡感悦，仰戴圣慈。遂过宿迁县，驾亲省视黄河，周详区画。又念高家堰为河防要地，特渡河巡阅。从此洪波不警，安澜告庆，东南之民永荷我皇上平成之绩。用敢绘其大略，以志盛事焉。”此卷所画为康熙皇帝一行视察黄、淮水灾的情景。画面开始为一村落，画上有“红花铺”三字，村中张灯结采，并设有香案，一条大路从村中穿过，有马队通行，百姓围聚于路边观看。马队越过一三孔拱形石桥，



图一 《康熙南巡图》第四卷局部 清·王翬等
(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曲折绕行于坡石小径间，渐至一高阜，骑者到此下马，在一开阔坡岗上，康熙帝玄烨骑白马立于黄盖伞下，身后侍卫列队，身前地方官员及士绅跪迎。众多百姓扶老携幼围拢一起作呼叫状，远处还有更多的人闻讯赶来，图上有“驾看邳州水荒”六字(图一)。水面逐渐开阔，岸旁杨树始发新枝，呈现绿色，坡上茅屋若干，间有农人、牧者及牛羊。一条河流横过画面折向右下方，河边有城池一座，城墙逶迤，城门开启，题作“宿迁县”。一条大路从城门口通往河边的渡口，三只摆渡的小木船往来于两岸。南巡的马队继续前行，越过一木桥抵达黄河边的一座村庄，村旁土岗后露出船桅杆若干。接着画面上出现了黄河的堤圩，堤上搭有彩棚一座，棚内放置宝座，棚上方写有“候驾看堤”四字。堤上风劲，将棚上结扎的彩带吹得飘动不止。堤岸上众多民工在紧张施工，加固堤防。堤下的黄河奔腾汹涌，卷着泥浆，激起浪花，激流中有帆船数只，扬帆顺流而下。黄河与淮河于此地交汇，水流冲击，场面极其壮观。黄河水势大，色黄，淮河水势略小，色青。淮河堤上有红墙关帝庙一座，庙前聚集地方官员，等候康熙帝驾到，画上书“高家堰”三字。周围为一片泛滥的洪水。画面最后是村民在岸上牧放水牛。画幅保存完好，色泽鲜艳。此卷对于清初黄河夺淮河水道入海，以及康熙帝亲临视察灾情的场面，描绘具体，与《康熙南巡图》其他几卷一样，都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雍正祭先农坛图》第二卷，绢本设色画，纵62厘米、横459厘米。该图现为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其第一卷藏于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珍宝展览”中展出。画幅描绘春季二月，雍正帝率王公大臣到京师外城的先农坛祭祀并亲自扶犁耕田的场面。第二卷所画为扶犁。画面开始为松柏成林，祥云缭绕。然后是一便殿，殿前有一台，台上置宝座，台下文武官员云集，胤禛着黄袍，

扶犁耕地(图版三)。画面最左仍以松柏、祥云结束。画上无作者名款，画风工整规则，富有装饰性，比较接近清·陈枚的画法。

郎世宁、金昆、丁观鹏等画《木兰图》第三、四卷。此图共四卷，均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绢本工笔设色画，第三卷纵49.6厘米、横1,457厘米，第四卷纵尺寸相同、横1,591厘米。四卷巨作描绘乾隆帝弘历率王公大臣秋猕木兰的情景。第一卷为“行营”，第二卷为“下营”，第三卷为“筵宴”，第四卷为“合围”。画幅的第三卷开始为骑马官员押运食品，队伍经一宿营地，盘绕行进于山间小道。一大群无鞍的野马被手持套竿的骑士所围，画上出现一大片空地，中央有蒙古族骑士表演驯马的特技，乾隆帝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由王公大臣簇拥，观看着这一场面。四周围有骑士、徒步的弓箭手和马匹、骆驼。皇帝身后设黄幔，帐幕中架凉殿(图二)。画卷最后为一处宿营地，并有题记一行：“臣郎世宁、金昆、丁观鹏、程梁、丁观鹤合笔恭画”。画幅的第四卷起首为运货的车辆、牲口及人群行进于山道，途经一宿营地，又进入丘陵地带，然后即是围猎麋鹿的场面。乾隆帝驰马张弓，追赶一头疾跑的大公鹿，其余人马散开形成包围圈，哄赶鹿群。画卷尾部为皇帝行围的营帐，置于秋树霭雾迷濛间，亦有题记一行：“臣郎世宁、金昆、丁观鹏、卢湛、陈永价合笔恭画”。画幅构图严谨，场面宏大，笔致工细，色彩



图二 《木兰图》第三卷局部 清·郎世宁、金昆、丁观鹏等(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鲜明，将当时皇帝狩猎的过程具体真实地一一展现了出来。从绘画风格来看，其中乾隆帝的头像和坐骑出自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之手，其他人物则为金昆、丁观鹏所画；画中的山石树木亦颇见功夫，显然仍留有王翬画风的影响。此图款书无作画年月，据法国学者毕梅雪（Michele Pirazzoli）等考证，大约画于乾隆六年至八年（1741—1743年）间^①。《木兰图》四卷画完后先藏于承德避暑山庄，后收入宫内。

郎世宁画《玛琿斫阵图》卷，纸本设色画，纵36.4厘米、横303厘米，图现藏西柏林国立东洋美术馆。玛琿为清军平定西域战争中的立功者，曾随副将军富德讨伐准噶尔部叛乱，奋勇冲杀，三箭毙敌，后为敌所围，弃坐骑步战，负伤十余处，仍坚持作战，以功升护军统领。图中玛琿纵马弯弓追杀，敌酋中箭，垂首弃矛坠马。作者舍去所有的背景，人物、马匹突出，绘画细腻，完全为欧洲画风。同样题目和构图的还有一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尺幅比此件略小，画上有“臣郎世宁恭绘”款。西柏林所藏的这幅画上虽无作者名款，但经仔细观察，绝非后人的摹本，应仍为郎世宁亲笔。由此可知，郎世宁当时画了两幅同样的《玛琿斫阵图》。台北所藏的那卷上有乾隆二十四年弘历御书《墨尔根巴图鲁玛琿斫阵歌》，两卷创作时间相差不远。

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卷，纸本设色画，纵40.4厘米、横262.3厘米，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此图画乾隆帝弘历身穿黄袍端坐椅上，在园林亭台间接受哈萨克族进献的骏马。弘历身右有二人，一人垂手侍立，一人双手捧痰盒；身后有三人，一白须老者垂手侍立，一人捧剑，一人持弓箭。台阶下还有官员二人。贡马者三人，均头戴尖帽，着哈萨克民族服装，为首者牵一白马，下跪于地，后二人各牵马一匹，一棕色，一花白相间。弘历和周围七个官员的头像以及三匹高

大的骏马可以确定为郎世宁所画，其余人物、山石、竹树及建筑物，则可以看出是由中国画家补绘的，观其画风，当出自金廷标手笔。画幅左上部有弘历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题《大宛马歌》诗一首。此图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画上款虽作“臣郎世宁恭绘”，但实际上有中国画家参与其事，外来的欧洲画风和传统的中国画风显得融洽和谐，并没有生硬之感。它具有乾隆时期中西合璧画风的典型面貌，是清朝宫廷绘画中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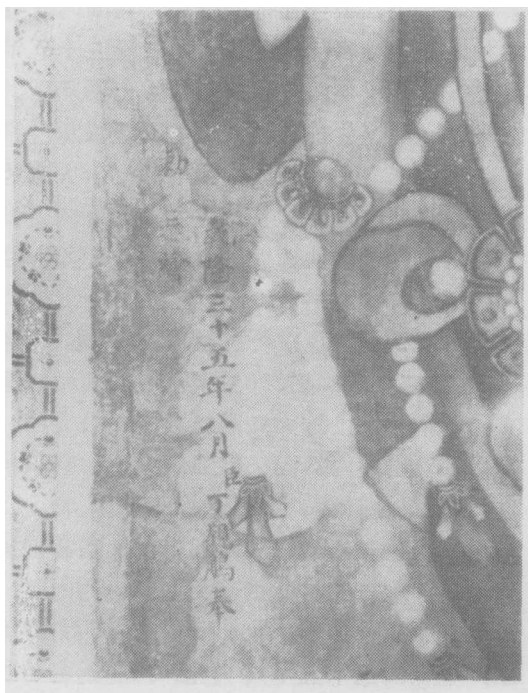
《巴岱像》轴，绢本设色画，纵155厘米、横95厘米，藏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图中为一戎装武士，腰间佩刀，作射箭状。诗堂有乾隆庚辰刘统勋、刘伦、于敏中奉勅所作并书的题赞：“署参领额尔克巴图鲁巴岱，搯博罗特，贼魁莫逋迨捍，和阗，独入其郭，坠马骁腾，裂创草草，犹左右射，应弦辄倒。”并有同样内容的满文一段。乾隆庚辰即二十五年（1760年），此年大内西苑的紫光阁落成，根据皇帝的命令，在阁内放置参加西征立功将士的画像。“乾隆二十五年上嘉在事诸臣之绩，因葺新斯阁，图功臣，自大学士傅恒、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一百人于阁内。五十人亲为之赞，余皆命儒臣拟撰。”^②紫光阁内这批功臣画像现已散佚，此图上有儒臣题赞，当为后五十幅中之一。

丁观鹏画《说法图》横轴，绢本设色画，纵525厘米、横950厘米，现藏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这大概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一幅清朝宫廷绘画。画为宗教题材，有释迦佛像，众罗汉及神将、天王、力士等，人物多，场面大，色彩华丽，和宫廷中其他宗教画风格相类。引人注目的倒并不是画中的内容，而是这幅画创作的年代。画的左下角有署款：“乾隆三十五年八月臣丁观鹏奉勅恭绘”（图三）。笔者查阅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时，见到有关数则资料：“乾隆

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二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万善殿大龕后背板换傅雯画佛像，着了观鹏用白绢另画一幅，起稿呈览。钦此。于本日起得小稿一张呈览，奉旨：准画。钦此。”“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接得郎中李文照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三日太监如意传旨：丁观鹏患病，将每月钱粮银八两停止，其公费银三两赏给养病。钦此”。“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丁观鹏仿画明人《清明上河图》手卷一卷，著谢遂接画。钦此。”档案里说丁观鹏曾画万善殿大龕后背板绢画佛像一幅，或许就是此图；十月份丁观鹏患病，次年六月，原先由他仿画的《清明上河图》由谢遂接手续画，此后档案中不再见有丁观鹏的姓名，可以认为他于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以后离开了宫廷，就此一病不起。这巨幅的《说法图》完成于八月，应是目前所见丁观鹏最晚的作品^⑨。这幅画笔致

严谨工细，丝毫看不出乏力颓老之意，或许正因为如此，精力耗费殆尽，促使了他的患病或亡故。据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东亚研究所纪彼德（Peter Thiele）先生介绍，有关丁观鹏这件作品还有一些文字资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状况，现在存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梅尔斯堡，一直没有公布，所以这幅大画从中国来到德国的经过，其中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徐扬画《乾隆南巡图》第三卷，绢本设色画，纵70.4厘米、横1,607厘米，现藏法国尼斯市魁黑博物馆。徐扬曾经画过两套《乾隆南巡图》，各十二卷，内容相同，一套为纸本设色画，作于乾隆三十六至四十年（177₁—1775年）间，保存完整，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套为绢本设色画，作于乾隆二十九至三十四年（1764—1769年）间，现已散佚不全，除故宫博物院藏有第九、十二卷外，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第四卷，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第十卷，还有一卷



图三 《说法图》横轴上丁观鹏之署款
(现藏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



图四 “都尔伯特汗策凌”油画肖像 清·王致诚
(现藏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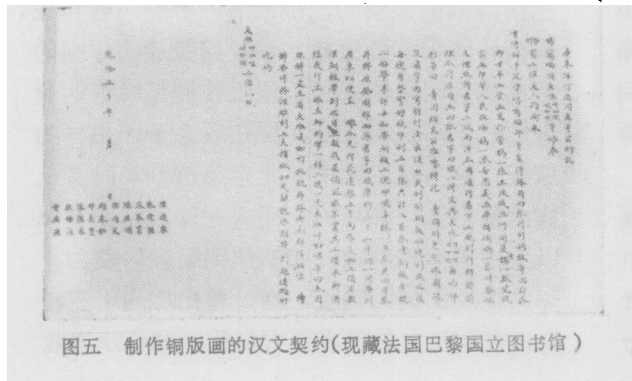
为法国某私人所有。第三卷画弘历第四次南巡于清口徐家渡渡黄河一段。画上黄河右岸筑有坚实的土堤，堤上栽树。渡口处建有亭及牌楼，上结扎彩带，周围有随行人马。堤下聚集二十余只船，有些船已张帆驶往对岸。黄河水波不兴，河中有一大舟，舟无帆，数十人划桨，上有棚，乾隆帝端坐椅上，脸微胖，刻画逼真，身后侍卫排列。黄河左岸堤上亦有彩亭及彩牌楼，迎候的官员或跪或立。画上无作者名款，右上角有于敏中书弘历御制《渡黄河诗》。

在“欧洲与中国皇帝”展览中还展出了十五幅油画肖像，均为纸本，大小一样，每幅纵70厘米、横55厘米，藏于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这些图的右上角均有汉文竖写部族、封号和人名，左上角为同样内容的满文，现将汉文录如下：（一）“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二）“都尔伯特汗策凌”、（图四）（三）“绰罗斯公达瓦”、（四）“都尔伯特公布彦特格斯”、（五）“□□□□（此处油色脱落）公巴图孟克”、（六）“都尔伯特扎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七）“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八）“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九）“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纳亲巴图玛科玛”、（十）“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扎尔丹巴图鲁佛伦泰”、（十一）“头等侍卫扬达克巴图鲁托托保”、（十二）“小金川赏给头等侍卫木塔尔”、（十三）“屯练土都司舒克丹巴鄂巴图鲁阿忠保”、（十四）“鄂克什土舍图克则恩巴图鲁雅满塔尔”、（十五）“绰斯罗布土舍绰尔嘉木灿”。十五幅油画肖像上均无作画年月和作者名款，但并不是同一时期、同一画家所作。前八幅画的是厄鲁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领，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定为乾隆时在清宫中供职的法国画家王致诚所作；后七幅所画为清政府平定金川战事中的立功者，被定为意大利传教士画家潘廷章所作。这十五幅人物肖像画，都是画家奉命

为创作大型纪实绘画收集的素材。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乾隆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十九年五月初七日承恩公德保领西洋人王致诚往热河画油画十二幅。钦此”。和十“月二十八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西洋人王致诚热河画来油画脸像十幅，着托高丽纸二层，周围俱镶锦边。钦此。”的记载。笔者以为档案里所提到的油画脸像应当就是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收藏的这部分作品。就艺术水平而论，王致诚比潘廷章略高一筹，笔触明确，塑造形象的能力更强，人物的个性刻画得更深入。油画传入中国的时间，很多著作中都将其定为二十世纪初叶，但从目前存留的实物看，应该说十八世纪时就有中外画家在清朝宫廷中绘制油画作品。这批油画肖像，对于了解中西绘画艺术的交流和油画艺术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

清朝宫廷制作的铜版画，展览上亦有展出，计有《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乾隆平定金川战图》、《乾隆平定台湾战图》、《乾隆平定苗疆战图》四种共四十六幅，展品提供者为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以上铜版画当时印数较多，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均有收藏。使人感兴趣的是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展出的铜版画原刻铜版，该馆收藏了三十三块，展出了其中的十二块，即《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两块、《乾隆平定金川战图》十块。《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底稿是送往法国刻制铜版的，根据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铜版原版连同印刷的成品都运回中国来了，原版按照乾隆帝的命令收贮于印刷铜版处。现在收藏于西柏林的原版，应当是清朝末年北京屡遭劫难时又从宫内散出流往海外的。还有一件展品亦有关以上这套铜版组画，即制作铜版画的契约。为送往法国刻制铜版，当时曾由广州十三行的代表和法方的代表订有契约，其中法方收

存的一份,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契约书写于一粉红色纸上,汉文竖写于右(图五),法文横写于左。汉文契约全文曾收入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五册^①,现录如下,以供研究之用:“约字 广东洋行潘同文等公约託佛兰西国大班干知里、武加朗等缘奉督、关宪二位大人钧谕,奉旨传办平定准噶尔、回部等处得胜图四张刊刻铜板等由,计发郎世宁画爱玉史诈营稿一张,王致诚画阿尔楚尔稿一张,艾启蒙画伊犁人民投降稿一张,安德义画库尔瑞稿一张,并发依大理亚国番字二纸、西洋各国通行番字二纸,到行转饬办理。今将原图画四张、番字四纸,一并交与大班干知里、武加朗,由白耶船带回贵国,烦交公班艺,转託贵国阁老照依图样及番字内写明刻法敬谨照式刊刻铜板四块,刻成之后,每块用坚实好纸印刷二百张,共计八百张,连铜板分配二船带来,计每船带铜板二块、印纸每样二百张,共四百张,并将原发图样四张、番字四纸,准约三十三年内一并带到广东,以便呈缴。今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板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倘风水不虞,其工价水脚,俱系我行坐账。立此约字,一样二纸,一交大班干知里带回本国照办,一交坐省大班武加朗收执存据,两无贻悞。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此约大班干知里、武加朗二位收照。乾隆三十年 月 日 陈远来、蔡逢源、蔡聚丰、陈广顺、潘同文、颜泰和、邱义丰、陈源泉、张裕源、



图五 制作铜版画的汉文契约(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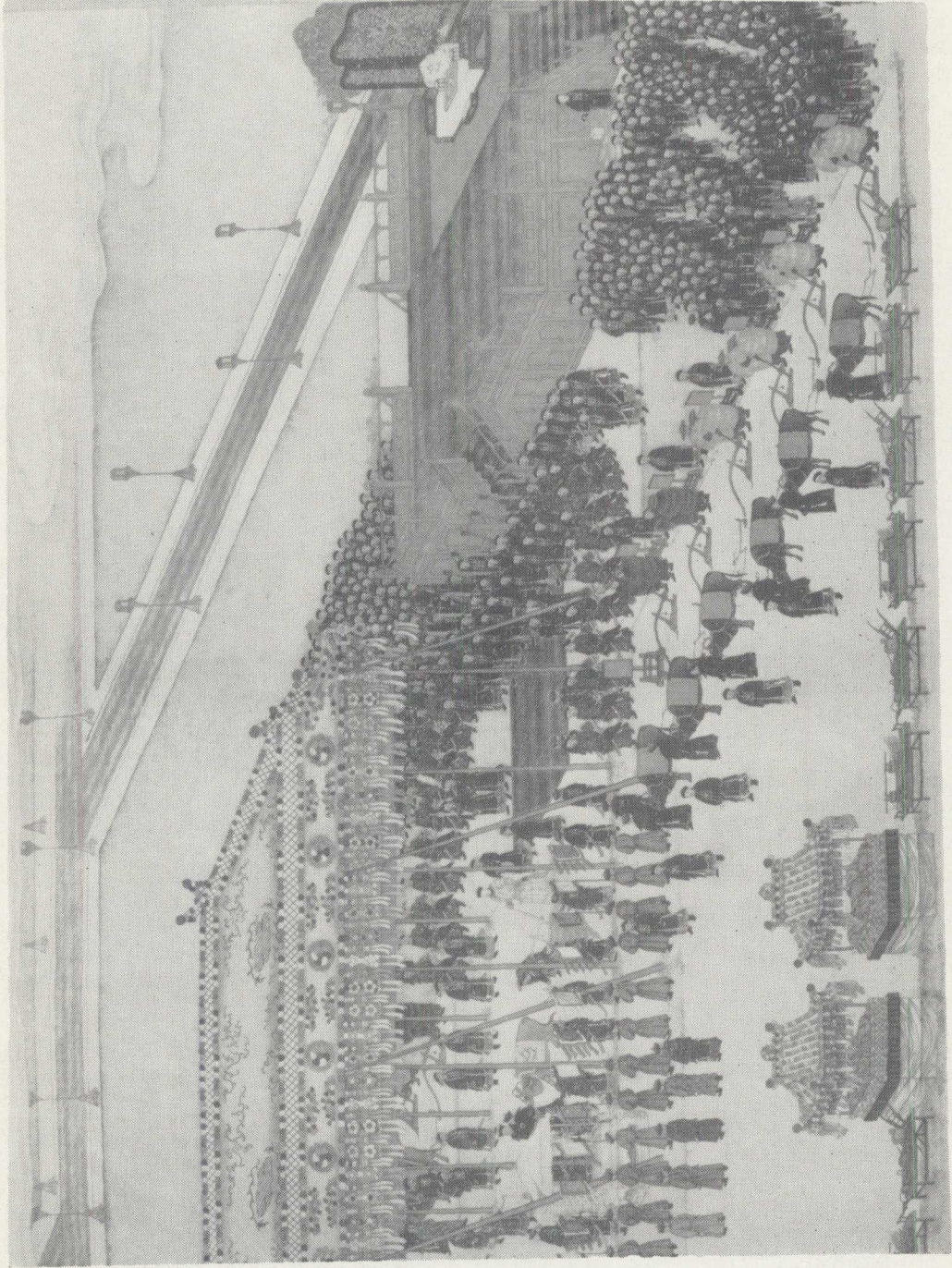
叶广源”(按:文内部分译音字,原均有“口”偏旁,现一律取消)。

联邦德国汉堡国立民俗博物馆提供了《平定回部战图》轴、《平定台湾战图》轴两幅绢本设色大画。前者纵366厘米、横388厘米,画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描绘清军与叛军在丛山间厮杀,左上角有题诗,但绢有脱落,字句已经不完整了;后者纵404厘米、横469厘米,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画上有董诰长题一段,场面大、人物多,但画的水平比较一般。这两幅大画均为宫中“贴落”,现流存于德国,大概与八国联军侵华是有关系的。

在欧洲能够一次集中看到这么多的清朝宫廷绘画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尤其难得的是其中有些画幅本来是完整的一套,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留存在中国,一部分则流落到海外,而离散数十年之后,在西柏林它们又暂时地聚合了,这实在令人感慨万分!展览期间,笔者曾接待美国《新闻周刊》驻欧洲记者,当他问及对欧洲收藏的这些绘画作品有何感想时,我回答说:“看到这么多重要的作品流散海外,总不免有痛惜之感,不过看到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将它们保护得很完好,又有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心里也得到了宽慰。”此外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 ① 毕梅雪、侯锦郎合著《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 ③ 毕梅雪、侯锦郎合著《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一书中说:“丁观鹏在清宫所制作的最后一幅有年代的作品为乾隆三十三年冬月仿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郑国《丁观鹏和他所摹宋·张胜温〈法界源流图〉卷》(载《文物》1983年第5期)一文中说丁观鹏最晚作品系作于乾隆三十五年二月的《摹吴道子画宝积宾伽罗佛像》轴(图藏故宫博物院)。
- ④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1959年。

图 版 三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雍正祭先农坛图》第二卷(局部)